



眞繫

ル 5  
3254  
27



門 九 5  
3254  
27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十一冊

楊一清

韓忠定公墓誌銘 見素林公墓誌銘 華騰霄墓誌銘

張含

雪山大夫墓表

楊士雲

董母尹氏墓碣 敬菴先生墓表 張家婦墓碑

滇繫 八之十二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李元陽

宏山楊公墓表

包見捷

參政萬公阡表

潘一柱

儒士袁公墓表

王廷表

伍公墓誌銘

楊士雲

四川按察使僉事張公墓誌銘

李元陽

董西羽墓誌銘 雪屏趙公墓誌 雲川高公墓誌銘

子才唐公墓表

塗時相

大僕少卿石屏人萬曆庚辰進士

許僉事墓誌銘

李選

參政太和人隆慶辛未進士

中溪李公行狀

楊士雲

星野考

董難 布衣太和人

百濮考

史筆 通判南甯人嘉靖甲午舉人

兩嬰考

張含

舉廉說 虎脚魚說

唐堯官

舟說

陳鑑 副使石屏人萬曆丁未進士

捐築說

文祖堯 太倉州學正呈貢人明經

誠恒敬講義說

張含

豹鷺喻 歲旱解 畫後解

趙惟精 萬曆庚子舉人太和人

誅林養中紀略

李思揆 布衣南甯人天啓壬戌進士主事希揆弟

丁亥紀略

楊士雲

民事錄引

文祖堯

進修日程引 儒學日程引

楊一清

祭張給事文 祭王堯卿文

楊士雲

祭復齋先生文

王元翰

祭包少宰文

楊一清

林隱詞

張含

禹碑跋

胡廷祿 副使昆明人正德丁丑進士

禹山癸卯詩跋

楊士雲

書待漏院記後

王元翰

書募造四面佛疏後 書湛然僧卷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楊一清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惟先朝耆舊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為營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庵姓韓氏成化間舉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轉左參議擢山東左參政宏治間擢雲南左

滇繫

八之十二

藝文

洪興  
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改巡撫  
河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瑾恃從龍舊恩竊持  
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誦言  
其非公倡于諸公卿科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  
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爲羣姦  
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又矯令落  
職閑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  
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

歲給輿隸六人且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一孫爲光  
祿寺署丞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者可謂至矣葬宜有  
銘其子陝西參政士奇以請于予予與公少聯官給舍雅相好  
中雖南北鞅掌相見必歡洽謝事後通問訊不絕士奇及其昆  
弟又予提學所造士銘固當予屬然以公平生政績甚多而晚  
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乃按都憲  
張公汝霖所著狀而銘之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七世祖  
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  
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妣李

祖妣李妣吉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薦以登進士其爲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湟王公辭涉近倖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爲都給事中爲忌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爲參議提督武當山兼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劑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改理司事分守襄南平稅理究

勘處夷情聲望日起參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疏滯尤多爲湖廣巡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解倒懸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所於出公令官措而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者按而治之羣屬凜凜其爲戶侍佐尚書太原周公清冗食革貪緣比遷吏侍署部篆久之采資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



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糶往者留都事惟內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上下稱便焉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十年積弊大蠹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錢物裁却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

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讐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武皇登極命侍經筵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鏹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言官交薦公又爲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捃摘部曹遺失簿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囹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

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級并士聰士奇俱得致事兩京言官  
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予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  
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  
出而壘書誥命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  
想望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畀之上壽遽爾  
考終是可惜也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已  
卯忽感風疾左手足不能舉延醫問藥竟未收全功又越八年  
而卒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續之辰烈風四起天宇晦冥弔  
者如市皆哭盡哀中外縉紳聞訃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

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其耳平生有質庵奏議歸田  
錄若干卷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蚤卒獨居三十年恒念  
糟糠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六子三  
長卽士聰起鄉薦次卽參政君才諧行業方嚮用於時次士賢  
起鄉薦厯官開封府同知以公老乞侍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  
致仕孫男七長廷彥以廕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次廷臣中  
壬午鄉試次廷瑞卽受廕光祿署丞者次廷采國子生次廷偉  
登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次廷諫廷選習舉業孫女四長  
適國子生郭瑤次適李旦張元憲都憲之子一尚幼曾孫五景

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偃曾孫女三諸子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  
邑東大錫溝之原新阡予因憶國朝文臣諡忠定者惟少師蹇  
公一人蹇公重厚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  
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  
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是宜銘銘曰河山孕靈希世之奇  
奮其六翮乘風以飛周覽八極止于帝達以曾所施亦昌其辭  
苟利于國死生以之有姦作孽太阿倒持請借尚方誅以狗之  
我躬弗恤奚以官爲不死者天完名而歸帝有錫命尊之養之  
胡然而逝以莫不悲以終視始公不忸怩有歸新阡其藏在斯

後千百年壤之樹之

楊一清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於其  
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詔褒答不允又與推吏  
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就道旣而改刑部尚書途  
間又上疏辭再荷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  
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  
閱月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  
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賜璽書俾乘

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鏹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慨歎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未疾具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纒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

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托匪公曷賴予因憶宏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侍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刺史蘊後國朝有爲甯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會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傳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卽善屬

詞岳蒙泉先生時爲蒲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苛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

烈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霄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

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礦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祠事之士官奪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宏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

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公往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宵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

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爲言時宵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周元公狄梁公二祠丁母方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鞠莊公憂瑾竊柄蓄逆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藍鄂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甯巴縣卽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隴單輿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福禍

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旣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旣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枕籍溪溝渠壑多授首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鄂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聽撫然猶狐疑計

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獎  
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  
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被  
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職  
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宣撫不宜復忤瑾意  
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  
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  
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  
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  
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已卯甯庶  
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  
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  
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  
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  
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寢有用事者故  
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  
陰且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



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役多民困富  
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倖家人私買番貨  
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  
監奏補匠役公謂啓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  
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黃緣內降取付  
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  
詔臣甯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掾正甚多而此  
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  
不及滿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

則蹙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  
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得其一  
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寒  
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略無靳  
惜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嫁助之財率以  
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  
一循家禮鞠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  
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墳墓而九牧之墓貲費尤多擇地重  
建邵州忠烈祠割田以供族祀爲鄉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接引

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文上  
遡先秦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  
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  
味焉碑板流播遍四方求者日接踵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  
若干卷梓行于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人長卽達起進士累  
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次適次週郡庠生  
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男孫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女十人公之  
生景泰壬申二月十日得壽七十有六墓在某山其葬以某日  
事狀出兵部侍郎山齋鄭君岳詳且核撫而書之如此所未及

者著之銘銘曰何物浮屠蠹我民彝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  
火書公唐退之川人恃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  
迪我公宋忠定剴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  
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不矯爲異無人與我惟求其是忠信  
所孚斯人諒只反澆而純植懦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已大書  
特書國有信史

楊一清勅賜義民華騰香墓誌銘

嗚呼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爲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  
以死嗚之部使者嗚之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富避莫肯直

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思廉得其實始直之既脫獄而病病且革謂諸子曰是亦人所爲哉命乎天也華氏獲通於予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尤習予每歸江南東洋必造謁款數日而去宏治丙辰予提學陝西以公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比予行忽遣其塾師攜騰霄至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辱弗立先生其子視之予感其言許諾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克自樹種鄉人初或少之乘間肆侮且訟之百釁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窮辱不少沮撓自是人莫敢侮貨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洋故

每爲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警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爲義舉駸駸有時名騰霄姓華氏鯨名騰霄字也別號懲齋其鄉先達陳方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寓規也華世爲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綜韓高祖興叔曾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至東洋義聲振一時所與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予爲傳之初東洋壯無子其配鄒氏憂之爲聘曹氏爲側室實生騰霄性穎慧東洋愛之甚不遺之學未充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理多出人意表旣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于

耳吾獨非夫也乎吾父將不瞑目地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  
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富者怨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  
喪治葬與祭咸中禮邑人改觀比鄒母卒哀慕如東洋儀文緜  
腆有加焉常語諸子曰吾不母生而母實子我無母則無我况  
汝輩乃請故殿學靳文僖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米盈羨  
則曰此歎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困以糶  
曰我享其息人樂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積其贏餘居  
積如白圭而佃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蠲之正德辛未都憲桐  
江俞良佐治水江南以邑東圩岸圯知騰霄有巧思幹局檄使

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明請于朝行勸分  
之令多者給之劄得樹綽楔于門旌其義騰霄應例輸粟八百  
石以備賑事聞得授冠帶爲義民被勅嘉獎有素有恒心猶敦  
禮讓之論太宰太原喬希大爲書素有恒心四字揭之楣間以  
侈君命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甲申十一月  
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其四鄒出餘皆  
側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女孫一今年春二月予起廢西征孤延  
壽率諸弟持狀詣予求誌銘予以戒行伊邇辭闕五月駐節固  
原延壽復遣其僕持書請曰先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附

葬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得公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於乎是尚可負哉

銘曰民以義稱世所貴官以義名君所賜有高其門表綽楔樹之風聲流永世我不疾趨行乃躡彼橫逆者奚宜至明明我心坦不媿胡然而天報施戾我委其羸界來嗣有欲徵之視銘誌唐鵬曰簡切似韓紆徐似歐

戎馬倥傯之際猶有此間情爲故人子誌墓無溢語亦無匿詞而意真境真斷非捉刀者所能爲公于是乎不可及矣師

範記

張含雪山大夫墓表

大夫名公字恕卿號雪山木氏以金紫貴臣世守守事於麗江厥郡滇西雄壁大夫夙負奇氣越稟儒性童牙不爲兒戲瞠儻而逸醜焉讀書千百言過目成誦洎長不資師友講習而奧典曠義罔弗洞悟人皆稱之曰此天才也洎膺藩翰控拓之任而雄冠萬夫雅凌前哲凡都會世祿者莫與之儷此蓋木氏世守守事幾二百禩爲臣克忠爲子克孝積深而報淺乃山祗毓禎灑氣鬯達奕代貞誠百靈擁衛篤生英俊光紹前烈而垂則後裔矣是故著其忠孝之行則人無閒言而奉公憂國也著其禦

守之績則樹勳金榜垂名鐵柱也著其威武之揚則胸中之兵  
甲而西賊之膽裂也其詩學之工則泣鬼神驚風雨振風雅薄  
漢魏也祀先則祠宇曠遠而神安俎豆精潔而時備正家則壺  
儀由禮而不專矩範崇嚴而有度慎守封疆而磐石鞏固精操  
戎旅而帶礪雄威若其蒞政臨民觀萌逆諷鑑定法嚴雄斷靡  
滯彼翹明鬪智者其術莫騁詭辨墜言者其蒙靡將是故邊隅  
胥靖而土酋之衆弗克如其境愷悌成俗而編齊之謠卒以闡  
其風大夫嘗自有言曰吾之才也無大過人者獨吾之性也則  
大異乎人焉吾好儉而惡奢也好抑而惡矜也好功而惡伐也

古語有之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  
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斯言也吾拳拳服膺而罔時  
日忘也於戲儉而不奢檢身治家之要也抑而不矜修身葆德  
之樞也功而不伐保身處貴之機也爲政之道莫大於是是故  
聲光燭照譽美星懸聖天子親灑宸翰以輯甯邊境字賜之木  
氏奕世之盛益滋以大嘉靖癸丑疾終正寢享年甫耳順孰弗  
稷然與喟然劇曰大夫壽止於是耶胡弗躋上壽曰胡天道無  
知而施報之爽耶含間其言亦駭然異盡然傷曰云茲然乎云  
茲然乎夫壽其躬與壽其名孰大孰小壽其名與壽其世孰重

孰輕大夫忠孝之名超於四際詩賦之什振乎五山况端峯君性資靈穎而才華雋逸上克肖父紹述濟美世益昌懋大夫顧嘗見端峯君之有孫而稚與端峯君趨庭聞詩禮之教久矣若是大夫之名之世將歷千禩萬禩而榮顯於無窮矣孰謂非上壽哉含以驚癡疎蕩於大夫乃同心而石交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是故通而孚乃誠而固有以也茲也修辭闡奧以發潛德之幽光無打鼎之筆力亦情之所極謹闡大都表諸吁云

幾若無美不備矣然其文氣之密栗堅緻李臨淮壁壘實非

他將可比○公作此文後木氏謝以重貲適新建一樓索名于升菴升菴題之曰鍊樓蓋以夷金爲戲也公默不語他日訪升菴齋故無額公詰之升菴亦以爲言公題曰獨居旣擱筆大笑曰東門之役今始報之矣前輩之雅謔有如此並記之

楊士雲董母尹氏墓碣

叔母尹氏有完節可以風也叔父董公病革與檢庵伯父樸庵先君訣旣呼叔母曰若能有柏舟之志當矢予叔母拔髮跽曰所不如遺命有如此髮公曰予瞑目矣復何言後果有奪志者

叔母奮曰死者其忍負乎拔髮之言在也聞者愧沮竟養姑育子見公地下不食其言可謂完節矣嗚呼今法令所彰者非若人乎泯沒草間者無若人乎獨若人乎可以風節也叔母諱桂椿考仁生天順壬午四月初二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合葬於公子士賢擬刻石於墓士雲曰餘可略也謹書此以爲褐且告之凡爲婦者

只此已傳予最厭今之聯篇疊牘者其無異買菜求益矣○此與王鈍菴伍公墓誌同一可法

楊士雲敬庵先生墓表

我先生董公諱璧字連城號敬庵學者稱爲敬庵先生考諱銳妣董氏本趙姓外祖諱繼先無子以先生後因姓焉幼穎敏祖甚奇愛之命稟學於先郭令楊公廷玉公師道尊嚴少許可獨稱先生初爲郡弟子員巡按肅軒郭公叩之大異其文遂名動士林成化丙午領鄉薦一上春官弗偶宏治丙辰中乙榜以年限銓署蒙化訓導事爲祿養且期再舉在蒙模範科條動則古人士咸有造壬戌再上春官弗偶甲子擢教諭蜀之富順教法如蒙士益咸有造部使者以優異聞正德癸酉擢知保甯巴縣無何巴爲州改夔之太平太平新設在萬山中流寇淵藪大軍



甫勘定恃縣綏之時瘡痍未瘳荆榛滿目公私赤立庶事草創  
先生摩撫經營日不暇給既而居者甯流者復梗者熟化者構  
整整聿爲完邑又以優異聞更知青神青神繁劇悍胥黠吏爲  
我民蠹要官勢人又掣肘焉先生壹意撫字力爲繩抑民甚宜  
之不便私者莫利焉先生屢請謝事當道慰留之嘉靖甲申以  
秩滿乞歸抵家明年乙酉夏大旱躬率鄉人積精走禱三日大  
雨霑足衆比之東先生云倏邁疾以六月十二日告終享年六  
十有三嗚呼先生之德之才獨可師二庠牧三邑已乎小試焉  
爾而輒有聲士雲蚤立門牆見其博探約取而文學富氣和貌  
溫而充養粹志潔行修而操履端念厥祖事厥考而篤於孝愛  
厥弟而篤於友仁宗族交朋友禮鄉黨睦而信讓茲豈復有如  
先生者乎出而事君又爲良師牧如此其所謂有德於民歿而  
可祭於社者乎配楊氏先卒繼劉氏亦卒予二人楊出長範次  
節郡學生克承家學後先生三日卒可惜也已範以是年後十  
二月庚申奉葬於宏圭先塋其邑里世次如家禮刻於誌石某  
謹爲表以揭於先生之墓

楊士雲張家婦墓碑

予友鄉貢進士張愈光以書來曰含妻盧氏亡矣願丐碑銘且

爲狀曰盧氏雲南都指揮充參將諱和女也參將才識雄俊有  
機辯滇人一口號貴富驕盈家然知讀書識字內交吾人吾翁  
司徒公爲吏部時求兒婦於滇卜盧氏得咸聘之旣笄東歸吾  
母夫人時在永昌見其姪姪晏喜曰可爲家婦矣又恐習驕  
盈家氣必嚴以端之吾翁轉南戶侍夫婦往侍翁喜且教之曰  
女姑謂女染驕盈家氣然乎唯唯愧悟蹶然頓改舅姑乃咸喜  
曰婦非復貴富驕盈家人矣西還以千數百指難一居卜鄰宅  
俾居之命曰兒慎爾居惟興覆在爾躬念哉夫慎婦弗慎弗婦  
滋哉夫婦奉命惟謹較侍左右益敬含好施樂交吾妻盡市糶

資之飾以助無難色賓至亟爲具以俟未嘗苟甚惜百物飲食  
不擇淡薄衣服無統綺自嫁過門僅再歸覲覲話亦覲甚悔  
幼染武弁家氣噬臍不可復生女一妾生梧梓二子字之均一  
梓孩病瘡膿血穢不可堪躬摩爬搔洗之勞恒以手枕籍之否  
則恒喧不絕手痛不敢移左右臂中寒陰雨輒痛遇外內族卑  
尊敵已秩有恩禮人咸多之含廿年病肺賴勤家承而不專適  
復因含遺厲疾乃亦病恐夫軫之強事事略不牀枕一日劇遂  
卒嘉靖丙戌二月壬午也年甫四十有二舅姑臨之哭曰今婦  
非昔婦二子哭之痛幼者幾欲絕曰吾母字兄與梓如吾姊也

妾婢僮僕哭亦痛曰主母約躬而豐吾旅且恒也含坎塲場屋  
遺之以肆未得一日貴念其頗修而天而終賤而絕可哀將以  
是年月日葬郡北之阿夷山先祖考功公手穴地也願丐銘碑  
圖不朽予稔耳盧之賢知愈光之狀核也遂書為碑銘曰  
娟娟柔質學於舅姑克稟厥訓宜其室家濯彼昔染肆成令撫  
碑阿夷者冢婦之墓

筆端大費周旋然其用意處已如鹽着水中味之無極

李元陽給事中宏山楊公墓表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宏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

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宏圭山先塋  
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  
齡既為誌於元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  
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亶亶喜汲引來學  
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以相傾下里居以  
來雖不得日侍談塵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教鄉閭風後進  
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纊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為  
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與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  
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矧以汝推重有請乎先

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宏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人上春官失意乃游太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一言字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益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乃勉強應試雖屢蹶場屋終不變其學以狗時好正德丁丑登舒芬榜進士以文望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一時同館如崔如玉以博洽自負獨推先生以爲莫及已卯冬授工部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積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

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飢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曰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離去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囂隘貴官憫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風雨燥溼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覺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旣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聞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備姜

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宏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嘆賞謂當世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登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迴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聞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尚寶卿先生亟辭於天官曰尚寶僚屬多膏粱族固非貧士所堪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

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來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林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謂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牖下有司勸駕悵悵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將浼焉居鄉與物無忤一惟敦行古道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餘粟僅能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壟斷以足欲其賢不肖何

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宏山一號九龍真逸名其居曰  
乾乾齋生於成化丁酉六月十日世爲太和喜洲人姓本董氏  
其先有諱昇寶者仕元爲鄧川州同知寶生高祖諱俊爲大理  
宣慰儒學錄俊生曾祖文道文道生祖鉉鉉生考玆考之幼  
也祖姑董氏愛其穎敏遂抱爲己子祖鉉弗難也許之因姓楊  
氏今贈兵科給事中母楊氏同邑斌女鄉稱其賢贈太孺人妻  
楊氏同鄉鐸女族歸其善封孺人子男二人準模模早世女一  
適周吾爲孫四人應柳應胃應虛應井孫女三人楊東鬯杜承  
勳王萬春其壻也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  
證胡傳之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藁所著有黑水  
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歷誌律呂  
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子說苑太乙皆有詩可證其門人方  
彙次未行

清介處可以爲法至銜恤復命萬里長途如在喪次非天性  
純摯不能亦可見素履之一端矣滇文略評

文略評甚當世之爲大吏膺使命者借親之死而網利報喪  
受弔苦塊間日兢兢于賄賂之厚薄所謂哀毀骨立固未之  
見也惟錢南園通副于楚南督學任內丁內艱歸里匹馬襍

被奔馳黔道人皆重而異之近則初願園大中丞五月十六日皖署聞訃十八日單車就路以較九龍山人不已古今並美哉丁卯小雪日師範記

包見捷參政萬公阡表

涪南先生者吾滇之端人君子也當嘉靖間歷官中外二十餘年而以予告歸歸又三十餘年優游泉石以歿諸縉紳所爲誅銘狀傳碑述纒纒言之矣一日先生季子鈞謁予潸然泣下曰先大夫之葬墓木已拱迄今尚未有以表自惟不肖且老慮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敢徵惠子之一言以標麗

牲之石予謝不敏側聞先生少朗慧有異質嘗借書繙閱一覽無遺十九校試於有司輒冠諸生廩學宮辛卯舉於鄉又六載成進士授富順令未幾丁母賈憂歸服除補成安徵入爲南京戶科給事中考滿贈文懷雲公祚如其官封母賈太孺人七載出爲四川參議遷副使遂晉廣西參政甫三月卽上章乞骸骨歸撫按五薦竟不起以壽終年八十有八恬然坐逝卒未浹辰督學采士民輿議祀於學宮始先生之令富順也邑多豪肉視單微而簿書填委猾吏舞文先生一切以嚴破之懲通負之姓名裁冗費之里甲尤能以片語平富湖累年爭田未決之囂訟

於是貴勢有力咋舌無敢譎張者甚爲劉端簡公采參蜀藩時  
所器重再補成安節操傲富順而才愈瑩練表冠桂之循令遷  
陳餘之遺祠興學置倉繕城浚濠築堤植柳其土人呼萬公柳  
政聲爲畿輔諸邑最至今二邑尸祝之其任晉垣也主管後湖  
魚鱗圖冊餼餼已失公綜覈証今曷故揆盈縮源而湖志成尤  
侃侃談天下事如官邪邊務科舉驛傳種種宏議會內外計則  
糾其卿貳昏庸之宜黜辨某方伯操履之宜留至劾柄臣子倩  
試一疏尤觸時忌而竟以一塵參蜀議矣時巴渝歲累儉疫大  
作道殍相望先生檄守令多方賑療所全活甚夥又楚施州蠻

黃叛眺川東支羅坪圍旁掠郡邑致勤楚蜀黔兵以討先生贊  
謀督追星火迫賊繫頸詣楚軍門降寇平部覆敘功拜白金文  
綺之賞明年白蓮妖賊蘇麻子朱國材等嘯聚攻劫大同間人  
情洶洶議修城設邑紛如也則請無過張皇第大懸賞格購賊  
酋赦脅從而二賊卒就縛荏苒晏然播州流苗猖獗幕府議勦  
先生弗是也竟單車詣湄潭宣颺德意嘉與更始播苗始知生  
全之樂願自解散報聞敘功奉旨陞俸一級會威茂番蠻時聞  
當事才先生擢治兵使者鎮之甫蒞任生番孟董果以三千衆  
攻保縣羽檄旁午先生慨然躬督將士往援乘夜燃炬鳴礮聲



言斫賊營兵氣大振已嘿禱於神天驟雨河流漲溢番彝弓甲膠解遂望風宵遁去其沉毅有略如此先生在蜀藩臬四見薦錄諸所惠愛洽閭閻筆畫著關砦甚爲上下孚信泊粵西左參政之命下蜀人泣送車軹不得發抵粵振刷有聲以議宗室忤直指使龔某恐見中而遂初之志益決因具疏以病請詞甚懇切銓議予致仕歸年僅五十有一而又非實病人咸以抽身之早而不竟大用爲恨於是粵諸寮友屬石汀殷公正茂芳洲洪公朝選爲敘贈以鄭重其別比於長孺之戇不疑之厚康伯之信二疏之勇僉謂知言先生性篤孝每念二親早棄養抵里首

營阡兆松楸蔚然歲時治具集諸親黨風墓下依依孺慕澹泊自甘不治生產乃睦族洽鄰周貧恤困令人人厭其意鍵門窮典故課諸子以學行諸青衿執經問字戶屢恒滿後多顯者治圃郭外蒔花灌竹吟咏蕭然絕不與公府有司之事究心理學不屑屑雕蟲而詩文皆匠心獨詣削其藁存者僅二卷至其經紀吳別駕李郎中之厝柩于通灣于白下皆心力畢竭輿議尤以爲難云夫以先生再爲北令循也績最也徵矣法不宜南卽南而廻翔省郎者七載才局節概峻厲彌明竟出於外又西南脊脊多事也無亦以極難極繁嘗先生乃癯然之軀歷試而靡

不效彼豈無希柄臣之指者卒四跡之無所得纖毫過而交稱甚有耽耽於邱壑間不惟不能瑕先生而薦剡再三也則先生出處心事生平不以語人而人罕有測其微者天下才華之士進以揮霍陟膺退以矯飾博名者不乏也則如先生之躬修篤行誠足光人倫而昭來禩者是可以無表乎哉予夙嚮往先生日者有滇志之役推爲人物赤幟而又季飭迫欲得予言適奉命還朝戒裝匆匆姑摭其大者以今後之式隧道者得以覽焉先生諱文彩字國華號涔南別號慎齋以三子銑任麻哈州考績晉封中大夫妻何封淑人

潘一柱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丁巳冬外舅袁公埋玉有期妻兄養冲以墓道之文見屬辭之再四弗獲已愀然惻然筆不得下誠弗忍文公也然生平懿美或至湮沒無傳則又奚忍弗文公也按狀公諱炳字著卿先世應天之上元人洪武中諱仲富者以提舉遷金齒遂爲永昌人仲富生顯顯生景榮景榮生準準生機稱達甫先生是爲公大父自達甫以上世有隱德而達甫公尤其彰彰者生子二伯諱必選仲諱必科仲以子別駕公貴封如其官而伯以好義特聞閩里間當路以冠紳榮之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純篤性成孝友

天植總角受書攻博士業志欲取青紫爲家聲光數奇不偶退而深念堂上人春秋暮矣賴吾以養豈必馳慕不可知者以妨菽水於是晨昏二親間趨庭色養備物順志務極誠潔供職之暇因其舊業益修治之儉約勤苦以創爲守卓然自立前人所貽遂日見充拓先此內侮外侵俱曰是易與耳徐則侮者侵者聳然改容以爲是能自振拔者公雖權子母策什一務在治生然恂恂禮讓不溺於俗不競于利故分受貲產田則取其瘠者房則取其僻者曰吾奚忍與兄角然兄之產後卒賴以保之而不居功嘗自言吾有親可事有田可耕有子可教於分足矣杜

門掃軌栽花種竹留心古名繪法帖取古今論俗警世格言曰諷詠之慕陳太邱王彥方之爲人親族子姪有弗檢者必面相戒約以是人人嚴憚少或負垢惟恐其知卽有銜其簡者曰吾任吾天而已何能挾媚道投人好其公直自遂每若此親疎內外間以急告百方周給不靳多寡必滿其意以去或以貸請無不委曲以應貧不能償則焚其券蓋棺後感恩誦義者紛紛泣下焉父母之喪拮据自盡情文兼備務叶於禮寡嫂孤姪不以相累而兄嫂大故尤毅然自任必躬必親俾逝者存者無遺恨及兩子已駸駸向上有聲譽序督責繩束不少假借每進見時

淳淳義方之訓若嚴師然蓋庶幾恩義交濟不以嘻嘻易嗃嗃者生平有志於醫驗方善藥時時輟集叩之立應不計其貲白奇症異疾每獲捷效曰吾期濟人利物已耳豈以壟斷爲男女事畢有世外思方葺別業期于此中翻貝葉講無生工作粗畢一疾不起卒時棺槨衣衾皆手自備公行旣長者其於死生之際又何達也先是柱旣仕請於部以儒紳榮之辭曰吾隱者必隱者之服始安自惟涼德敢以冠裳爲炫耀耶堅持不可直至易簣時方始成服故以冠帶儒士稱卒丙辰年五月初十日距生嘉靖辛酉年二月初九日享年五十六歲配張氏生子二長

嘉俊增廣生次嘉運府庠生女四長適柱餘俱適名門孫男六長鎮次銳次鏃嘉俊出次鑛次鉉次鋹嘉運出茲卜丁巳年十一二月初十日葬於白華山之陽據言公存日手定穴蓋吉宅也外史氏曰君陳之政施于有家向平之願畢於婚嫁達者之言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耳以吾觀于外舅袁公何其懿行卓識多有合於君子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門以內雍如穆如可以觀政乃居塵出塵灑然有霞外之想不賢而能之乎至其讓善辭榮自營後事則齊得喪一死生又令人爽然自失矣此數者足以自表見况令子佳孫森森蘭桂尤足亢

宗長世則天之報施善人未云薄也

王廷表廸功郎襄陽丞伍公墓誌銘

公諱時暘字東升號泉崖先世官臨安路因家阿迷傳二世至均生宗宗生景文景文生壽永娶趙氏生子六公為次宏治八年充郡庠弟子正德十年卒業太學嘉靖十六年除湖廣襄陽丞襄陽通衢事夥公受瘁無倦富屈大訟惟直之無所取內艱歸遂不仕公性謙忍與眾無忤莫不愛之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言伍氏鉅族咸率教郡謂之白眉歸家朴素或笑無畜公曰天下財可畜乎古今以畜財敗者多矣吾有先世舊業守之遺

子孫耳眾服是年七月初一日病卒哭者如市公娶楊憲女生子二長音廩生次典女一嫁庠生楊明孫男二公生于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音典營新墓於北隴卜來歲二月初九日葬持狀請誌表與公聯威締處愜洽一旦失之每晤于夢寐誌之甯不悵悵耶復銘曰不說衷而癯仕以標墓門風雨印續昭昭

下筆矜慎猶見唐賢遺則

楊士雲明故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嘉靖丁亥十一月丙申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卒於官明年戊

子十一月庚申歸葬宏圭山新兆之域又明年己丑六月甲申  
乃碑其孤應元應熊捧狀句予銘予宿受公知其忍辭公諱雲  
鵬字天翼家太和之上洪坪祖諱甯舉文學闢家塾有高尚風  
父諱浩丞開河驛以毅皇帝卽位恩用公官贈左評事母李氏  
封太孺人公少穎異沈靜起鄧川諸生領宏治乙卯鄉薦登壬  
戌進士第觀兵部政奉命班錢式使山陝川雲貴乙丑授大理  
寺左評事以明允稱丁卯遷寺副逆瑾竊柄公以平反亢之謫  
丞甯遠縣士論壯之遷知湘陰未赴奔太孺人喪喪畢瑾誅王  
申召爲刑部山西司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守法彌堅爭議不阿

部長銜之乙亥出同知和州遷通判九江咸有治狀部使交薦  
之甯濠之變郡城陷公先以檄公出當路概論失守公弗辯竟  
得白左調知宜賓部使最公治狀移諏輿革之宜亟者得公報  
牘歷歷中肯綮因數薦之乙酉遷同知南甯未赴轉今官奉璽  
書飭敘瀘諸處戎事威懷並用風生譽長先是石城釀亂公偕  
諸道戮力蕩定巡撫鄭公上其功被勞賚焉鎮雄黠酋逐流守  
南鄙震驚公偕諸道深入設奇購折戎首邁疾馳至瀘處分後  
事衣冠坐不起年六十有一嗚呼公遽止是哉士節爲大才次  
之公前後更迭外內輒舉職才也屢觸權要擯斥惟甘不以甌

福嬰其中節也才可能也節不可能也是以蓋棺可也弗究厥  
施者天乎其事太孺人色養兼至迎於京邸遂遠殊土懼戚太  
孺人豫奉歸屬弟雲鶚侍慰必謹弟卒字其孤如子皆難能者  
配孺人李氏雅稱克相子男二應元李出應熊側室譚出俱府  
學生女一瓊華尚幼公貌温性剛居常言不出口臨事是非屹  
然不可奪與時齟齬弗渝也善吟詠尤耽杜詩興至未嘗不歌  
歌未嘗不流涕有集曰啾鳴予嘗序之東洱其別號云銘曰  
羞彼脂韋兮我則爲玉與金彼析竈奧兮我則畏天與人矧往  
復兮屈必信稜稜大節兮摩秋旻超百禩兮垂令聞雖化弗化

今稟若存刊樂石兮告無垠

李元陽董君鳳伯墓誌銘

君諱難字西羽號鳳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和有諱成  
者唐咸通中爲南詔清平官成九傳至救仕元爲大理路判救  
生銘爲錄事司主簿銘生竇爲順甯司經歷再傳有諱錄入貢  
國初授士官巡檢欽給勅命以歸錄生禎禎生琳皆襲祖職琳  
子四人曰倫曰傑曰俊曰儒俊爲人恬淡自號鶴松居士配郡  
人御史楊春之女孫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幼警敏六歲知屬  
對偶長而手不釋卷習舉子業受春秋酷好吟咏遂棄舊業成

都修撰升菴楊公謫居永昌往來蒼洱間每考索羣書必曰董  
生董生寓蕩山樓寫韻彙輯轉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鈍菴  
王僉事序古音曰升菴今之子雲乃董生者非侯芭歟君詩有  
秋興八首爲修撰所取且爲序之修撰涉歷游覽必以董生相  
隨謂人曰西羽時有奇思山水間不可少此人君事父母孝待  
弟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如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舊守以  
僚官後人延之俾爲子師留一年遂歸屢以馬迎君不復往日  
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爲開導  
之本瘞骼賑饑士人德之蕩山有班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  
公寫韻樓在焉歲久漸廢君雖食貧必修葺完好君生宏治戊  
午卒丙寅正月五日墓在聖應峯蕩山之原原配段氏側室楊  
氏子男四人天者不書今乞銘者學舒邑庠生段出幼子春芳  
楊出吾鄉布衣而好學者不數人君著書十餘種若古音餘奇  
字均其最也君與余友非一日矣今乃作隔世人嗚呼何忍銘  
之何忍不銘之銘曰志璞心綺有詩孔美於身不逢應在子何  
所求君君藏在此

李元陽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其先南京上元人也永牙公於元末



遊滇得地於太和之龍尾關因居焉高 大父陽曾大父均咸有  
隱德大父平贈推官考儀號春汀領重 貴鄉薦初授涪州學正  
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 中憲大夫妣段氏同郡  
通判曉山段子澄之女累贈恭人公以宏治乙卯正月三十日  
生七歲步趨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曉山奇之十五歲嘗浮江  
見鄰舟將覆公急喚舟子移已舟救之舟子曰灘漩惡往救恐  
不免公曰生死共之坐視其潰忍乎卒之兩舟皆濟所活二十  
餘人春汀公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公自是益勵問學嘉靖壬午  
以易經魁雲貴鄉試壬辰成進士觀政 邵察院是年十月選翰

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尋  
轉驗封司員外郎己亥轉稽勳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  
考功司郎中次應補文選司公白冢宰曰頃者考功一任積怨  
已深今願得南京尚寶足矣冢宰曰此非所以處賢也明日詣  
內閣力辭諸老皆嘉其恬退竟轉南尚寶卿甲辰由尚寶轉太  
常寺少卿尋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庚戌轉太常寺卿尋  
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管院事俱南京辛亥同南京吏部考  
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多所推服是年公自陳對  
品調外任意歸里旣二載甲寅吏部咨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

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己巳三月十一日丑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爲人簡默平居寡言及至廷中有大論議譽譽不少屈聞者悚然初爲考功主考察事人以閣下私人爲言公輒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某曰御史某某宜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有過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有部郎魏某者周尚書欲黜之公爭曰此端人也不當黜周曰吾黜吾屬何與爾事公曰黜人願可以私乎周怒而詈公亦詈衆爲之解始從之頃

之科道拾遺奏上卒留魏時趙文華在黜中疏將上冢宰謂公曰顧趙某可黜乎公抗聲曰顧趙某猶不可黜乎趙某不出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閣寺難之公曰第進之生死吾自當耳疏入不報久之文華奉特旨得留一日遇公於塗譏公曰昔日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公在太僕堂例費千餘金公乃分給僚佐已獨無取衆以爲矯公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相馬給價不大費而馬數易盈民皆稱便公自離考功忌公者日謀所以中公然公論在人卒無如公何時有嗾李給諫者

令論公李奮然曰吾豈爲人報讐者耶人以告公公曰荷李公  
知已然吾官至此時與心違行爲人忌不歸何待公歸里不治  
宅第只築一草庵曰覺真常謂人曰生平涉歷殊無真意今乃  
覺真惜晚矣公敦內行不外飾器度淵凝人或犯之不與較濟  
貧周困鄉人德之娶王氏同知玉溪王公女男二曰松曰棟皆  
庠生隆慶壬申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祖塋之南二子持  
公年譜乞余銘公墓余與公同領壬午鄉薦公長子爲余壻知  
公莫予若也何敢辭遂志其履歷而系之以銘曰

近代取人撫華厭樸巧僞相衡非國之福公爲考功秉德惟中

不爲勢屈不以利嘗時多顯隱宰臣之側公力黜之善類以植  
平居雍雍無所不容及當大事莫撓其鋒投閒置散行身坦坦  
不有己長不知人短長者之名久在鄉評壽考令終曰惟德貞  
蒼山皎皎洱水淼淼我銘其阡德人之表

李元陽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少參高公旣歿其子可觀持給舍愼吾楊公所爲行狀來請曰  
先大夫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點蒼山下祖塋之次  
不可以不銘惟翁少同學壯同朝老同社銘微翁其誰宜余乃  
按狀而次之公諱對字仲龍雲川其號也先世應天上元人洪

武初戍蜀之汶川後徙大理遂爲大理人公之高祖曰士賢曾祖曰德祖曰信考曰昂號天臺由鄉進士歷知湖廣沅江桃源二縣有惠政二縣並祠之生四子公與兄饒陽令崧弟太僕丞岐皆周夫人出岵爲庶劉出公初授行人司行人丁酉授浙江道御史己亥巡鹽兩浙壬寅巡按福建癸卯監臨科場未還京推南陽知府忌者不釋尋又謫鄭州判官頃之公論以爲屈戊申遷巴陵令庚戌陞辰州府同知癸丑春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夏轉郎中甲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會病乞歸不允戊午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旋以親老告歸公爲人敬慎精敏急所當務初

釋褐卽披讀律例不去手同列有譏其俗吏者公徐語之曰仕以致用苟不諳律鮮不爲黠吏所賣聞者是之爲御史巡視東城立格眼鏡爲日稽時考之法有逸馬三日無主公命城卒收之明日馬主始來告失狀公令卒以馬歸之咸謂都市中剽以而奪之金者月無虛日高御史巡城乃道不拾遺乎在浙巡鹽爲一切簡便之法首擒巨奸數人而鹽政遂通事竣還京取道淮水將渡而大風作舟子遲回不發公曰吾篋中苟有一毫浙物此舟卽沉如其無媿鬼神必諒之遂亂流而渡風果息其在福建所至清帑疏禁墨吏望風解印綬者十餘人一日夢漳州

鄉官楊憲副告脅下刀痛者寤而思之曰此必有寃至漳問其人已死未葬公發棺驗之脅下果有血刃鞫得妾匿金杯懼主搜出因其臥病刺之遂伏辜其在南陽首疏淹禁百餘人負罰鍰者又百餘人聞唐王有疾修禳公委曲啟王曰禳之爲義貴在散財今獄中逮繫年久無措盍貸之遂得請釋放囹圄爲之一空其在巴陵邑當水陸之衝官民俱困公擘畫方便客不留滯驛不告勞遂爲成規其在廣西日七山賊起軍門以爲憂忽壯夫百餘人願來報効軍門擬留之公曰此必七山賊屬來覘消息亟宜麾之軍門如其言後出師擒獲數十賊此輩居其半

其治行類如此天性篤孝身在仕途心懸親側自爲行人以至參議凡八度省親皆不憚險遠里人稱之公以宏治己未年九月九日生以萬曆丙子年四月四日卒享年七十八歲初娶昆明熊氏卒繼娶錢氏亦先卒生子守約守泰長安福豸俱殤可觀廷對皆府學廩生好學秉禮亦期紹厥緒焉

銘曰高氏載德以大其門父子兄弟並膺寵恩偉哉侍御參於大藩不撓不牽終始用敦翻然歸養樂被邱園壽隣大耋儀於子孫刻我銘章千祀常存

李元陽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元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謗不避難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冊成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

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疏鑿瀦蓄明年大旱果得水利平陽誦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權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雖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皇太子立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

獄人爲公危公始終擘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  
深契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  
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  
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奪之真定地在要衝政  
連畿甸居是官者率多爲蜚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  
務之來立加裁決在任三年凡薦十薦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  
之有如一曰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親擬上疏乞養二  
親勉之曰汝爲憲臣能忠於國卽能孝於家矣公不敢違乃之  
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

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敷歷所  
至輒著賢聲公爲人莊介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  
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厯西  
顧上問冢宰須沉毅才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  
足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  
四鎮果來虜遂退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  
晏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  
老談元講道言官論其倦好負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

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恬如也萬曆乙亥春命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槨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或曰念庵同榜半皆仙去然公之勉勉於忠孝也固已至矣

塗時相石屏許僉使墓誌銘

僉使白塘許公廿載懸車以老終於正寢卜兆有期冢嗣上舍君大年持同年成字王方伯狀來乞余銘藏諸窀穸顧余不佞安能銘公念在里中於公爲後進復緣姻誼竊附於松蘿瓜葛

之間受知非一日矣茲將埋玉而彰德闡幽以詔將來余輩責也安忍辭謹按狀公諱鑑字國器別號白塘父諱英以公貴贈文林郎嘉善縣知縣妣段氏贈孺人生三子長曰欽仲曰銓公其季子也生而性魯弱不好弄甫及髫齡怙恃相繼歿內外親識僉以幼而失教未嘗學問爲公虞而公渾朴未雕銳意芸業自就外傅卽知涉獵性鑑諸書心維口誦手不釋卷昕夕以爲常不踰年而涵養見聞迥異學博毅庵孫公見而奇之妻以女弟未幾遊膠庠食廩餼一方之學者咸藉爲師資督學敬亭陳公浙中名家也歲試取公第一兼以所作論義借頒行教約并



張於所至公署之前是年辛酉不售敬亭公嘆惜無已語聞于  
直指孫公迨甲子首滇解額聯捷春闈竟副敬亭公期望至意  
云比謁選得越之嘉善敬亭復贊其賢於同鄉實已知人之鑑  
然公自受事以來惟知約已愛民弗習廣交延譽落薦剡者二  
閱歲幾至左遷平湖家宰五臺陸公去嘉善不百里時爲滁州  
太僕聞而憤懣不平特疏薦之京師尋召拜中臺入爲貴州道  
御史此其所從來蓋與他人之委曲先容者異矣在魏塘則人  
人切有去思今尚尸祝會柄國爲新鄭中元高公公其所取士  
也一時權傾中外京朝趨赴者奚啻慕羶公獨以正自持無纖

毫脂韋態適有以他事指摘高者中元不樂舉詰諸門生在座  
者或語或默強半以輒語示依違公則正色起對曰老師當國  
元臣卽有人言唯宜引咎自責欲以此而箝制天下之口將能  
之乎高色若不懌而已屈於公言竟至語塞及安溪枳亭詹公  
與公同臺偶疏忤旨被廷杖諸臺官縮頸吐舌不敢出視者踰  
時公獨相持大慟人咸爲公危而公不恤也京師爲之語曰詹  
御史之干言不如許御史之一哭時蒲坂虞坡楊公爲大司馬  
亟稱其節嗣值黔鎮雲樓公以家政違睦許于朝時論沸然不  
直者什之九適掌兵垣爲儀封許東張公將擬下吏議公自以

滇人習知滇事代爲白之疏凡屢上同朝疑信者半公則自執  
愈堅遂與儀封相忤無何命下果如公言沐恃以無虞六詔亦  
保無他釁皆賴公一言回天之力也顧新鄭任事迹雖未嘗有  
加于公而心實憾公不置每語人曰西南纔得一佳士便好逞  
奇作怪蓋借以譏公也公以在臺不合政府兼遭長子大志幼  
殤遂請告南歸匹馬蕭蕭而出及過黔座師巡撫竹岩王公力  
止以書不爲改比還朝取道新鄭又不入中元之門高聞而有  
微言以故立朝不旬日卽從外補僉使湖東公聞命束裝略無  
幾微見於顏面旣抵任日與諸縉紳先生講求地方弭盜安民

至計小者無論其最著者如江西巨盜傅禾九久繫囹圄公獨  
違衆釋出藉其手探穴捕盜黨盜以漸消撫州巨室謀築千金  
河陂覬覦狀元及第公以勞民動衆力止不爲卽大拂權門有  
不顧凡此類皆其見出尋常心存民社而無忝於監司觀察分  
猷之任者也惟是公心尚簡朴而時事則有難爲性頗不羈而  
人情則未盡諒直指任公行部建昌故事僉使應逆候境上公  
不爲承順仍以吏民罷於奔命疊疊爲任言之業已不快於中  
矣復以議事各持一見兩不相能因而命駕浩然不俟終日嘗  
自謂以一經生致位中臺厯官臬副于布衣之榮足矣安久用

厚顏局促轅下碌碌爲人作馬牛走哉此其所以投劾言旋絕  
無芥蒂也公行任數走書留之道中不獲始以直指體面所關  
不得已形諸論疏擬改調公迨任疏下部虞坡楊公已晉冢宰  
素雅重公竟駁其奏量移閩中而題覆中且稱其正不隨時清  
能絕俗愛惜之意見於言外公抵石屏先人敝廬不蔽風雨屏  
人僉意公將大治宮室于通衢公曰五畝山園吾諸生時讀書  
處今雖顯仕不卽爲菟裘終老可乎乃仍其故地架屋其間多  
栽花卉竹木日夕坐臥行遊以資翫樂每客至則剖羊醢酒剝  
果摘蔬藉供賓饌并不取一物于市中養重山林非公事足不

履城市語所稱明農食力公私不擾者非其人耶公長軀偉貌  
廣額豐頤生平議論風生絕不勦襲他人口吻作爲文字亦力  
掃陳說且膂力壯健膽氣雄豪可當萬人敵遇山寇竊發則張  
蓋於前倡諸鄉人執戈盾要其歸路賊聞而不敢出窺鄉落者  
二十餘年茲聞公老且卒敢復生心矣卽此觀之石屏可一日  
少公哉嗟嗟士生兩間誦法孔子幼而家食嘗患不得當官及  
登仕而沾一命之榮便舍所學以隨時泯忽依阿盡棄生平抱  
負故觀其所以興及其所以廢始未嘗不振勵而後稍陵遲委  
靡也如白塘者幼學壯行直氣雄心老而益壯非其得諸天者

完而厚曷克臻此乎是可以爲屏中有人慶矣邇公家世其先  
本蜀之巴縣人始祖諱維普仕爲麗江郡丞卒於官遂移家于  
屏之五畝維普傳恩明思明生茂茂生實實生英是爲公父以  
公貴贈如前官今嗣似綿綿許氏之興殆未艾也公元配穀庵  
公妹孫氏封孺人生子一大志先公早卒女一適舞陽縣令乾  
由楊公男忠愛壬午舉人任長甯縣令繼配劉氏舉男子二長  
大年太學生娶乾山公女次大章娶學博厚庵楊公女女四皆  
適望族孫一孫女一俱大年出公生於嘉靖庚寅十二月初九  
日卒於萬曆壬寅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今葬公祖塋

以從先兆是爲銘銘曰

瞻彼筆山鬱鬱蒼蒼挺生哲人矯矯其強蟬聯一第騰踏飛黃  
筮仕花封遺愛魏塘秉臬中臺風紀振揚直道難容觀察西江  
解組歸林詩酒徜徉有託而逃日入醉鄉享有素封旣壽且康  
蔗境逍遙黃耆無疆考終令命蘭萎而香有封如鬣玉韞珠藏  
亢宗啟後百世其昌我銘斯語令聞孔彰

李選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萬曆八年中谿李先生年八十有四月二十日卒於家其嗣  
君中書舍人傳方視草內閣選時承乏刑科中舍君以選遊先

生門久屬爲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因號中谿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爲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通生連連生山山生壽壽生讓讓生位卽先生父也號蓬谷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生先生遂以是命名云先生爲兒時不與羣兒戲好讀書弱冠夢異人授錦三丈許令吞之尋補郡學弟子員力學稍暇輒登城睇覽見山海風雲藻思煥發文益奇恣善決疑義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輒洞其要嘉靖壬午中雲貴鄉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

士尋以議禮忤權臣出補分宜分江西秋闈事竣丁內艱歸服闋補江陰會靖江海寇劫掠先生演水操建城樓嚴兵衛賊乃遁去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先生曰釋之衆皆莫寤後得真盜人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責逋賦甚嚴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逋多不可卒辦且以完報顧素知先生得免者二百餘人通邑感之爭自輸納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強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餘里爲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餘事先

生既遷戶部主事時選官僚大學士夏公招之不赴少宰霍翰門無私謁知先生賢改監察御史先生疏略云昔成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歸之天以怠人事也陛下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小人其敢言類如此大臣愈不懌然先生獨立不阿如故也巡按入闕大學士餞之手出官名納公袖謂且薦剡也比至廉知貪黷狀疏劾之所至風靡一省廓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試錄盡出其手識者評爲天下第一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杖

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鼾睡達旦人稱爲真御史後扈從出都聞大學士所選宮僚皆江南富人卽於行在疏劾之至承天復疏皆不報議先生外補會荊州知府缺乃奏曰荊州要地御史李元陽堪任遂授之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泉先生至卽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旣圯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璘發銀八萬兩責之司水利者久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荆人遂名其堤與井爲李公云章聖太后歸承天闈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勒以三千金贖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

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吐舌曰奇男子也遂免縛首疏藩府不  
法者十事藩府自是皆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居正卷大器  
之拔爲六百人之冠時太岳年方十三後皆以先生爲知人先  
生以外艱去任因遂里居不出不營生業薄自奉厚施予如婚  
嫁喪葬饑寒冤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自課至  
老不少替雖廢家產不恤也平生未嘗一日廢書於宅後作默  
遊園郭外作纓江艷雪二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與禪衲討論其  
中屢月不返先是十八溪暴漲衝城門沒民廬舍先生憫之以  
問大父秀眉公公曰郡本邪龍地古建寺塔彈壓之民始居平

土今塔多廢龍復作崇吾欲修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之先生  
謹識至是奮然修舉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凡所建造不遺  
餘力水患用息愛靜坐至宵分方就寢宵次豁朗知在事先人  
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宇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  
易洞見肺腑口不言人過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  
著心性圖說爲羅洪先所許修撰楊慎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  
曰見中豁神貌如臨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頓  
醒先生旣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文藝凡從遊者類皆敦世  
善俗先生作詩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白香山蘇東坡擬

之嘉靖間編郡志後二十年復作續志未幾雲南通志又出生手書成示弟子曰往見志書皆載山川物產人名而已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而緩其衣食產業之數乎凡先生著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挺健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焉卒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曰自今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爲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勿當前驅言畢而逝

楊士雲星野考

按班固志天文曰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志地理曰東井輿鬼秦之分野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觜觿參魏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馬陵河南之開封中牟武陽之酸棗卷皆魏分也是班自異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之分野是謐異於班矣故杜



佑議二子甚爲乖互未知取舍何所準的然費直起畢九度蔡  
邕起畢六度爲實沈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爲鶉首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張衡並云背參魏益州  
益州入參七度越嶲入觜三度李淳風以自畢至東井爲實沈  
魏之分野屬益州是又異於班矣洪容齋謂魏分晉地得河內  
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僧一  
行以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  
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  
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

嶺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幽芮豐畢駘扛有扈  
蜜涇州須庸蜀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  
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  
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流  
之西弧矢犬鷄皆徼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  
夷皆占狼星是又詳於班矣近蘇伯衡氏猶以爲疎遠而著論  
有異同焉夫合梁於雍地相近也連實沈於鶉首次相近也兼  
參伐於井鬼宿相近也矧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  
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爲界而不主於州國此

一行之所獨究者也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上古書已亡列辰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歷家取證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此蘇氏伯衡之所辨者也載考星經太白主益州亦主畢觜參北斗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候之丁亥爲永昌熒惑主輿鬼鎮星主東井天市垣二十二國有梁巴蜀女下十二國有秦楚晉五車星西南星主熒惑魏也西北星主太白秦也春秋文耀鉤曰雍州屬魁星梁荆屬開星元命苞曰參伐流爲益州太乙家曰明堂爲益州經緯之星未嘗不相屬古驗之法未嘗專於一也姑述所聞以俟知者

博引諸書而不自下斷語足見此老矜慎○天文一道惟星體度數確然足據至分野之意迄無定說予于凡例中已略明其意觀先生此考而益信丁卯十一月師範記

### 董難百濮考

牧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上也又云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周書王會篇

下人以丹砂註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卽今永昌濮人卽今順甯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言其飾也木棉卽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纈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若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棘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棘音按之濮字在棘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棘音亦合七虞韻棘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

郵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旣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 史筆兩變考

按臨安志載陶氏說邠云陸涼變府君碑謂變氏出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河南因邑爲氏爲鎮蠻校尉甯州刺史唐書云西變自言本安邑人七世祖晉甯太守中國亂遂王滇中舊志載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軌晉甯喻獻安甯詎龍和城爲白蠻自昆陽新興甯州威楚耐龍雞和彌鹿升麻步

頭為黑蠻

滇考滇既久不通中國諸蠻各自為酋長如建甯以東則有東蠻烏蠻西蠻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

蠻東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牂牁與古之間其西為昆彌即漢

之昆明以西彌河為境在蜻蛉弄棟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抵

蠻儉望蠻白水西洱蠻永昌蠻其在越巂者

有松外諸蠻其酋各居一方不相統轄說與唐書小異又

稱南安落蒙路南逐獠獠等居師宗

今按滇考晉光熙中李雄并越巂遣李驥寇甯州建

甯蠻置皆降於雄

祠祀志有晉以蠻琛為興古太守

滇考作深

於是蠻氏始出

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同深大破李驥

考南中志載有五部都尉亦列蠻氏以蠻為同樂縣之大姓又

有蠻泰蠻習蠻量蠻谷蠻能俱稱豪使為時稱用事

滇考自南

州道絕蠻習蠻深之後以方士大姓自為君長宋元嘉中蠻松反叛刺史徐循討平之其後蠻龍顏仕宋為龍驤將軍封印都

侯按蠻道慶作蠻大夫

傳稱梁時土人蠻瓚據曲靖

滇考瓚即

墓碑即陸涼府君也

刺史徐文盛入討瓚遂據有牂牁與古等郡

朝廷不得已授瓚甯州刺史瓚死子震嗣

梁睿疏謂遙授刺

史滇考隋開皇中梁睿討蜀王謙平之蠻獠莫不歸附獨蠻震

不服睿乃上疏請開南甯州上未之許惟置益州總管以經

理之是文以梁睿為祠祀志有魏以蠻雲為甯州刺史

通志蠻

為驃騎大將通志又謂隋以蠻翫為昆州刺史唐書稱隋開皇

初瓚子震翫入朝文帝誅之

滇考隋開皇十七年蠻翫降以為昆州刺史明年復叛乃以史萬歲

討之破其三十餘部翫復降賂萬歲又云唐高祖即位以翫子

宏達為昆州刺史

滇考事在武德元年奉父喪以歸至太宗時

又遣使擊西蠻開蜻蛉弄棟二縣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

為傍望覽求邱五州隸郎州都督府永徽中罷郎州置戎州都

督府以西爨歸王為南甯州都督居石城滇考事在貞觀初年襲殺東爨

首領益聘益啟父子滇考事在咸亨二年徙共範川崇道日進日用兄弟

居安甯城左開章仇兼瓊開步路頭路築安甯城羣亂滇考天寶初越

嵩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安南因開步頭築安甯城賦役繁

重羣蠻震駭於是南甯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禎永州爨

守懿傑州大鬼主爨彥昌南甯大鬼主爨元宗詔蒙歸義討之

崇道等攻殺竹靈倩並築城使者破安甯滇考歸義遣大將段儉魏與李

以歸王之子守隅為南甯都督滇考歸義遣大將段儉魏與李

率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李宓欲乘此以威東爨激崇道殺日

進及歸王東爨諸酋並起問罪歸王妻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裔

歸義為請於朝以其子守隅仍為南甯都督歸後閣羅鳳使陽

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以和解

車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萬於永昌東爨賴南詔之勢復振

徙西爨故地與峯州為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世

與南詔為婚滇考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歸王妻請歸義為

朝收還其女崇道尋亦被殺於是諸爨日弱南詔日強雲南以東之地漸入版圖說與文亦大同小異其種分七

部又有三大鬼主曰勿鄧曰兩林曰豐琶皆以助韋皋破吐蕃

功進封郡王然亦或叛或附與南詔終唐之世為雋州黎雅印

蜀邊患也又志略載段思平舉義東方黑爨松爨皆助之元世

祖賴其兵眾下交趾是南詔亡而東爨尚在亦遵何道而然歟

唐賈餘絢嘗作兩爨王碑世遠言湮不可復見意其中載兩爨

必詳迨皇明混一海宇征南將軍西平侯逐元孽而郡曲靖兩  
爨遂無聞焉由今觀之兩爨一出令尹子文之後一出安邑果  
信而有徵亦不過較鄭回喻士珍差勝以視粵之趙佗洗夫人  
越之錢鏐能保境庇民以尊中國者迥不侔矣若唐之閩帥皆  
如趙孝祖韋皋高駢盧耽則兩爨又烏能與南詔比而禍唐哉  
余因略述兩爨始末以俟讀史者論定云

張含舉廉說

於戲舉廉黜貪重於高位適撫按監司之於滇會之郡邑之吏  
也急於舉廉緩於黜貪然以廉舉者不旋踵而以貪敗舉者之  
敗貪者之冒也嗚呼不黜貪何以表賢不舉廉何以警惡苟貪  
者得冒焉則廉者改行而貪者益固矣嗚呼司舉者可不慎歟  
可不慎歟嗚呼不黜貪而拳拳曰吾舉廉舉廉則所舉者比比  
以貪敗也則宜嗚呼此末叔道衰上以譽取人下以譽爲術而  
妄生羽毛者亦比比焉此固天下之恒弊也吾亦怪夫滇之地  
遠甚焉耳已矣

張含虎銜魚說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也禺山子曰奚  
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暗謂蒙云前

之廿歲監司鮮以昧著近鮮以不昧著方嶽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卽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昧殆六珈而姦者也方嶽而昧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昧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也之昧鑽穴踰牆今也之昧連闔洞房昔也之姦叔孫僑如今也之姦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昧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詞近于刻然摹繪處如禹鼎象物形影逼肖明當中葉已自若是宜其開啟禎之壞局也論世者可以知其故矣

### 唐堯官舟說

五龍生醪塵鞅之恩而治舟於昆明湖之濱若檣若艫若柁若磴若維若櫂若篙若篷若艚罔不備飭蓋將寓廬於舟飄泊自放而世之理亂污隆一切置不問也有涵虛子過觀焉而謂之曰嫩哉舟也可以喻政抑知宋大夫之所以治宵者乎五龍生曰五湖之森蠡也浮之湘江之澳平也游之余潔身高蹈不詭於時蓋返廊廟之志而寄之烟波弢經濟之猷而托之綸釣庶

幾躡蹤蚤平以竟餘生爾吾惡知宋大夫又烏知大夫之政涵  
虛子曰夫執物以泥形者局士之知也觸類以通方者神明之  
鑒也昔人論政有以農喻者子產是也有以車喻者韓非是也  
有以烹鮮喻者老聃是也奈何政之不可以舟喻哉竊睹宋大  
夫之政中而不倚直而不阿非屹乎其樯之不撓乎宏其所受  
可則舒否則歛非驚乎其帆之不靡乎截乎其所守勁乎其所  
趨非壯乎其柁以殿犇乎正於動介於修不激不隨非堅乎其  
礎以填浮乎某也良擇而麗之某也弗良進而遠之非固乎其  
維而莫之脫乎敏而不懈於理非勁乎其篙若櫂之莫折乎謹

重以弭其釁非縝乎其篷以卻雨乎峻整以消其侮非崇乎其  
艖以捍濤乎五龍生聽之瞿然而未之敢信也一旦遇元邱生  
駕舩艫而來與之敘濶道故因以涵虛子之言質焉元邱子曰  
余居陽城密邇郡治披和風而沐膏澤久矣顧知宋大夫而不  
知大夫之政知大夫之政而不知其政之象於舟五龍生曰請  
言其略元邱生曰大夫之治宵也吾見其不官不陵豪彊屏跡  
耳矣而不知其樯屹也見其大剽小剖恢乎游刃之有餘地耳  
矣而不知其柁壯也見其不淄不磷頽風鎮靜耳矣而不知其  
礎堅也見其蠹政咸敷吏胥不敢橫肆耳矣而不知其維固也



見其壅決夢解事靡不綜耳矣而不知其權若篙勁也見其荒  
蕪闢隄堰治圉固空耳矣而不知其篷纜也見其枹鼓不驚聞  
聞安業耳矣而不知其艗正也五龍生曰有是哉大夫之政似  
舟也涵虛子裏言而挾其奧元邛生表言而揚其懿表裏孚而  
治化章宵人允攸賴矣藉令治滇者咸若人滇不安衽席上哉  
然二子之言譎矣而未悉也往余從先朝議公宦遊淮楚涉洞  
庭舟逗三日而不進已復北游下瞿唐過荆門舟亦逗三日而  
不進何者非具之不飭而風之弗便也故舟行匪難飭具爲難  
飭具匪難得風爲難具飭矣會大風至乘之以破浪衝濤越江

汎海一瞬千里焉往而不利哉涵虛子曰大夫蒞宵三載滿挾  
牘上部兩臺揚之主爵最之天子褒之是風起於青蘋之末而  
汎汎喁喁時也少選擢郎畫省遷憲藩垣不大風至而一瞬千  
里時哉五龍生日日坐菰蘆中與鳧鷖魚鼈爲伍不知大夫之  
政之若是也他日晉位鉉台弼輔中興比庸於傳說昔之舟楫  
乎商室者今舟楫乎明廷舍大夫奚以哉余方艤舟於金沙之  
湄而日以望之

陳鑑捐築說

世俗驕語豪華莫不疑之賊之或心競焉曰噫舉世膏潤五兩

半通所至金如粟也浮石子憮然曰夫仕宦安從得多金哉朝廷設官食祿視秩有差士君子服承奉法若農之有畔焉仕宦安從得多金哉鑑守蒼梧自愧未能狷介如古人惟是積薪之俸五稔不遷蚤夜怵然不敢蓋過子孫會勉力爲梧新學宮作西門甕城建公署置餼田甃井泉散冬衣拯鰥寡設藥局施棺榘置義田積義穀闔屬計七千餘石概不糜公歸而節約家食所省得二千金爲屏倡築鑿議大中丞閔曾泉公發帑金三千屏縉紳士民共捐財力而屏於是城屏當六詔幅員盡處尾大伏莽耽耽可虞是盜藪也不揣一簣之功殊非過計但重賞

迹乎多藏先倡浸乎近名昔人云無爲名尸無爲事任是役也滋人疑啓人賊既則多日隨之而鑑弗顧也夫人苟有一段自信處甯必執途人剖心相示耶嘗慨先民胡白虎自謂清不及乃公在畏人不知愚謂有一念芥蒂於中則畏人知不知政無優劣吾信吾心焉耳或曰阿堵無實恒情所難處也世固有品秩貲橐倍蓰子者子似不情如子守梧梧人口碑尸祝至今弗諉子洵無多金且深藏裕後不愈於滋多口哉浮石子曰天運乘除疾於轉轂請屈指從來仕宦無二三世不敗之家異日吾子孫產盡而屏之城堞巋然不賢於一敗塗地者乎且予起家

寒素竊祿將二十年數椽足蔽風雨甌窶足裕饘粥鄙性簡淡  
聲伎穠華漠不相涉近營菟湖島習頭陀淨業矢以布蔬終天  
年泊如也所謂子孫賢師吾儉以此裕後不已腆乎客唯唯

文祖堯誠恒敬講義說

從來聖賢相傳原無兩樣學術只爲後世變爲異學流爲曲學  
膚淺爲章句之學所以又有道學理學之名其實學道之外更  
有何學學者但當究其實不當博其名舉世只爲博名大家掩  
飾習爲假忠孝假節義假道學假文章竟至久假而不覺所以  
人心從此壞世道卽從此亂總只因把讀書作文與立心行已

認作兩樣是以出之唇吻與見之著作未嘗不與聖賢相符及  
至考之行事乃實與聖賢相悖且從而寬解曰於今末世只好  
將聖賢誦法以扶吾儒體面安能便實落做得聖賢嗚呼學至  
此人心安得不壞世道安得不亂獨不思學而至於聖賢不過  
完得生人的道理始不愧於爲人不然則流爲匪人且與禽獸  
不遠矣世安有不能爲聖人爲賢人而能不論入於匪人者哉  
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道只有個仁與不仁出  
於此卽入於彼原未嘗於仁不仁之外又有個道理可以聽人  
寬假吾輩當思若不能爲聖人爲賢人便免不得墮於匪人原

未嘗於聖賢匪人之外又有一個人品可以聽我游移大家務  
把做聖賢的道理身體力行實落坐將去其要只是一個誠字  
何爲誠表裏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欺世盜名之病然這功  
夫又不可或作或輟更要知一個恒字何爲恒始終如一而已  
必如是始不染半途而廢之病二者之病前乃是欺僞之病故  
萬萬不可犯後乃柔弱之病人人易犯何也士人一聞爲聖爲  
賢之學未有不欣慕而勇往者但只是始而迅奮漸漸寬緩久  
而懈弛從前一片果決肝腸每每隳於末路此舉世之通病獨  
有一主敬之法可以救藥刻刻將身心在道理上檢點不可纖

毫放肆此不放肆三字初時言之似覺淺近及實實在身心上  
體驗不特縱恣不檢始謂之肆卽一毫念頭忽略便謂之肆何  
者肆敬之反也稍稍忽略便流入於驕慢而不自知也不特曠  
蕩不收始謂之放卽一毫雜念萌動便謂之放所以孟子說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必要把心上雜念忽念盡行除去  
方是聖賢戰兢惕勵之心體方能自謙方能到無入而不自得  
之境界這功夫若不是反躬實踐如何做得古人云爲治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予亦云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張含豹鸞喻

越有秦豹者測元辟穀行年七十色若嬰兒忽遇餓虎攫而食之有單鸞者悅內而嗜物力能搏虎行年未三十而有消渴之病以死夫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鸞猛於外而病攻於內養可恃乎猛可恃乎故曰死生有命雖然君子其修身乎修身而後可以言命矣且鸞悅內而嗜物則毀性毀性而病攻於內病取也此理之恒也豹測元而辟穀則怡神怡神而虎嚙於外嚙變焉此理之舛也死一也甯豹若然孔之所爲厄遇也顏之所爲短壽也故君子言修不言命永昌昔有虎穴嘉靖甲申乙酉丙辰丁亥穴閉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歲不閉甲午乙未

猛虎嚙人不避賢豪困陷於阱陰見當路脫焉而升茲丙申穴不閉是故君子常患於豹小人常患於鸞

張含歲旱解

丹圻郡旱或告郡守曰曷遷市不雨曰曷祈諸山川庶神不雨曰曷觴諸土龍哉不雨或又曰夔巫克擊銅馬者厥術神亦不雨守欲刑巫巫曰惡刑我惡刑我旱由亢陽肆凶苟下上祇愼則旱六七年罔害民不饑雖旱猶豐旱由吏賊民怨肆災匪天此弗咎厥躬而刑巫巫夷之術也曷能格天誠責雨於巫是猶乘權適海豢牛冀翼惡可得惡可得守怒曰巫諉我巫諉我此

利日也速刑無赦刑已卒歲凶民裁而饑守亦以貪縱敗

張含畫後解

丁酉歲元月駟見賈霜爰始禹山外史寓滇見武舉錄暗而解  
曰於乎錄斯焉已乎且聞選之才也孰以應武古文武一道後  
世而歧然創國守國選舉用人雖制略不同而五材並用誰能  
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在易乾則有戰師則有執言謙則有  
侵伐有征邑豫則有行師睽則有張弧同人則有伏戎坎則有  
教事萃則有戎器兵戰不可忘也故曰治兵銷兵講武偃武皇  
祖攘夷安夏文武並用列皇遵祖繩憲咸率此道皇上濬靈

哲洞昭文德罔隳武功文武固不偏廢嗚呼木行惟文金行惟  
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覲曰文匿曰武東西相反而  
不相無文武之道復何邪天以生物爲心罔弗肅物生日仁肅  
曰義天弗能無春秋國弗能無仁義堯舜弗能廢金革安不忘  
危思患預防道也夫士貴養弗養弗充若以今之所養而欲求  
爲古之所用殆從邱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  
無是理也滇古西南夷地漢置郡縣時民稱易治曰狃狃曰獠  
獠曰熊熊今椎結酋長由邪行橫作將不選才乎固敢望上古  
中古哉決拾兜鍪者博圖籍註周易選得是人乎周伐玁狁後

八之十二

藝文

卷

邊鄙無備壁壘不營卒不振滇古者建五長之地奮武之裔也  
邇龍編不庭不津聖皇赫斯怒將命將總師而問焉今也選矣  
選者果將乎備者果兵乎竭膏脂而應粉飾乎宗慙以畫狡猊  
取林邑斯籍是哉著畫狡猊

文大奇雋 升庵先生原評

趙惟精周侯誅林養中紀略

林養中者故阿猖彝生而魁梧猛鷲有膂力善用弩可敵數十  
人段進忠猖獗時防護瀾滄渡保障蘇溪舖偵探出戰甚効力  
及進忠既擒養中恃其粗勇謂莫與爲敵漸露跋扈霸官田阻

清丈抗賦稅聲言復州免賦以要結其亂黨時時刦殺數傳悖  
慢語屢撼周侯侯弗爲動以恩信諭降其黨前後數十人擒其  
弟養節賊所向輒挫之復遷還州治於其地築城建治賊見勢  
逼望風逃遯渡潞江之茶山日治兵招彝黨圖潛襲州治遠近  
畏恐亦如進忠變聞當路急欲索之收其父兄妻妾賊終不出  
侯謂此不當急圖可徐餌而致也賊忍懷安知有父兄獨知有  
妻妾耳乃釋其妻季氏妾女息歸使宵家而密購其鄰使潛伺  
擒之外若付之不復治者然賊戀其妾潛往往輒阻會其寨內  
食盡亦見我不與治遂於三月十三夜潛回抵妾所欲裹糧挾

妾走則侯所購李正芳李直喇武等已知之十四日夜急令其屬報州求援而各藏兵刃密分布前後與段紹言段早成併進共格殺之侯出示曉其黨以脇從者弗治衆心俱安潛解散數年大害盡除事在天啟四年方段逆之叛亂也林寇首効順弗任林弗可以軋段及段既擒則林自以獨雄恣螳臂矣第姑釋一蠻婢以糜之賊竟戀戀入樊籠使其時以欲速責成則債機乃滋大矣事之濟功之成甯爭遲速哉周侯平段殊類此詳潘侍御平寇碑

李思揆丁亥紀略

予讀史至紅 梃擊事未嘗不拍案太息因思黨錮之不立則國未必亡闖獻之不分則身未必喪偽君子之誣人與真盜賊之殺人總一也富甲申之覆一變而至江南再變而至八閩三變而至百粵其間是非疊興邪正互起忠臣義士莫敢誰何滇黔遠居天末以中原論之猶夫人之一身腹心潰爛肢體任人分裂不能救亦無可救也痛曲陽爲入滇門戶人民稠雜世稱煩劇丁亥之變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以張獻忠之餘孽荼毒生靈李劉艾順明者也孫逆明者也逆明者殺明之民順明者亦殺明之民城陷之日死者填街委巷不可勝紀略紀



其表表者則有知府宋文旦掌印指揮張英生員向上貴從下  
城死蓋賊給我以救援沐國公兵也按院羅國嘯聞宗室朱壽  
鏹死自焚道署死推官夏衍雲知縣陳六奇死於署鄉宦兵部  
阮近賢死於洗耳亭題壁云讀書眼欲窺千古生死心無愧兩  
閒副使伯承恩與叔伯定國死於學宮聖位下管衛操政指揮  
王壽彭見賊不跪賊欲官之大罵我是天朝命官豈肯反面事  
人遂死其尸月餘不變舉人史司衡夫婦抱兒死於井通判余  
蕃慶舉人林之翰指揮蔣懋勳並余加慶子孫死於街貢生朱  
服遠斷手不食死生員錢中選死於母柩旁伯世藩呂元氣吳

希賢合室閉戶自焚死朱廷誥同婦子女死於家陸涼馬裕侯  
同妻趙氏自縊死舉人顧慥死婦施氏斷足死伯世閱繆從繩  
繆宗旦鄒宗魯桑喬林張蘭施霖沛劉興漢劉漢正耿元勳伯  
承寵伯世輔李盛唐王壽期伯承緒伯世勛傅千戶毛九苞等  
十八人整冠束帶死莊淑陶以禮金九鼎朱廷諫史良衡史文  
衡等勸賊止殺死丁推仁莊元陽喬健孫光先梁文耀無言餓  
死方鑑說天文不聽死呂奏經投井死方應奎投河死朱家彥  
朱家璟伯承統王民楷呂元音朱應祉朱應禧阮璉蔣元龍父  
子四人王文彪戴清王壽廣伯世封伯世亮李友藿桑之幹伯

承祜莊爾心莊荆陽伯承弼施紹緒等二十四人大哭先皇死  
劉之申罵賊死王化皞王化純劉大宥城上打石死張銀子施  
風子蔣娃子守城銃打死吏部阮元聲婦杜氏罵賊剛乳死王  
壽彭母張氏與妻陸城死伯承寵妻伯世勛妻罵賊死甚慘傅  
調元妻撒氏王壽期妻胡氏墜井死思揆母楊氏聞曲靖城陷  
自盡於陸涼伯修女及朱氏不從賊死又有市民數十輩各相  
招集擇地而立鼓噪大呼曰我們大明赤子快來殺了而死此  
三月二十九日之事也朝廷三百年養士之報於此可窺見一  
班矣甚至不知名字之男子凜凜之氣要使我必死賊不知姓

氏之女士豔豔之質要使賊必殺我如此之類尤屬甚夥惜無  
從得而掛籍奈之何哉嗚呼是日也城無淨土郭有豐屍無貴  
無賤同爲枯骨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可勝悼哉若乃六月  
廿一日以一姦盜小人之故又復斷數千人之兩手然而死者  
且過半矣嗟乎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大經也今觀忠  
臣烈婦之死蓋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在節於死不  
貴幸而免推此志也浩氣直存千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鶴胎公斷手後以筆縛肘猶抄書六十萬餘言富沙賊之亂  
他郡屠戮尤慘未有如鶴胎一紀者夫筆墨人不於此際作

書以存正氣甯非缺陷是又不得不為不斷手諸前輩惜也

楊士雲民事錄引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是謂之善政謂之養民民事錄錄崇十業戒用休也錄懲九蠹董用威也錄諸圖詩勸以歌也錄憂職思遵彝憲也錄詢往跡取善周也錄增五事加潤澤也錄箴解記以身率厥屬也反覆申告先後甲庚變佚為勤期底於績六府可修三事可和九功可敘九敘可歌有弗休休者乎戚

戚者乎於戲茲聚峯先生篤於教民者也於戲豈獨可教一方也哉作民事錄引

文祖堯進修日程引

名山任內作

祖堯以南荒鄙人濫竽名庠訓導每清夜自思官何以訓導名也得勿欲羣諸生而訓誨導引俾各德業進修而後厥職無忝耶顧合一學之諸生羣而訓誨羣而導引談何容易即在耆碩猶難稱職矧德涼學淺如祖堯者雖然祖堯不能以德行學問為諸生模範願學前輩之砥礪德行磨礪學問者以共為模範乃取了凡袁先生善過格及洱海巡道馬公課士合程併為一

名曰進修日程每生散給一冊按兩月一稽查年力衰邁及有疾病者勿問其餘均期日有日就月有月將一意進修終始罔間庶不負朝廷作養盛意以爲有用真才祖堯亦得借免溺職之咎倘若假此爲苛求之計因而巧取饋遺是則貪婪之尤士林所羞稱者也祖堯履任八閱月於茲矣一念鄙衷想諸生俱已見信必不學此貪婪之爲第不身先倡率終屬空文乃自取日程冊置之案頭亦如諸生例每日或善或過或曠或勤一一備書遇稽查諸生日亦與諸生相稽查凡看過經書大家辨問倘有鄙見未到處不妨各出意見盡心講明更有過失不及自

知處猶望明以教我以便改圖斯爲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善舉倘若以祖堯有一日之長而曲爲隱諱質之以德愛人之君子必不其然諸生當共勗諸所有條例如左

文祖堯儒學日程引太倉任內作

日程必書儒學者別異學曲學也異學則無裨於綱常倫紀曲學則無當於天下國家惟儒學則道在人倫教垂經籍上可整綱肅紀下可易俗移風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鉅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卽首建儒學設官分職以董之令多士就其約束日從經籍中講求倫理一時列在宮牆者官以此淑士士

以此自淑經義博通彝倫攸敘未離圭竇已足爲鄉曲之儀型  
見之服官自能以經術飭吏治以軌物端化原克致夫齊治均  
平之效是以當時之天下閭巷咸悃孝友之風草野亦識君臣  
之義風俗正反側消職此故也迨至晚近此學不明不特官不  
能以約士士亦不受官之約悠忽者旣壞於因循曠達者或流  
於誕放卽矯然以豪雋自命亦惟是採春華忘秋實奮精神於  
帖括冀邀青紫而經義彝倫之學未嘗過而問焉雖其中以綱  
常爲己責亟力躬修以天下爲己任留心經濟者自不乏人然  
而求什一於千百又落落如晨星矣無怪乎倫紀日頹風俗日

壞天下岌岌鮮甯宇也祖堯日擊心傷匪伊朝夕茲承乏斐庠  
謬膺董教之責每清夜自思厥官雖卑厥職難稱通庠多士縱  
文藻日盛如經義彝倫之學稍有未明則與祖宗建學育才之  
意大相悖戾溺職之罪將安所逃矧庶司百寮或禦侮或徵輸  
或刑名或奔走罔不各供乃職以仰報朝廷惟是教職獨泄泄  
然漫無所事朝廷亦安用此職爲哉爰與二三同官協恭共事  
採集儒先各功過格重加參訂並讀書規則纂爲日程復獲觀  
證人社約及遷改格較諸格尤爲精詳並補集於內名爲善過  
格蓋合前後諸格之名以取遷善改過之義捐俸發梓令諸生

照格填寫依限稽查務期各勵名節以維綱常各務實學以宏  
經濟庶不負聖天子作養之恩或可挽頽風於萬一而祖堯亦  
借以免溺職之咎矣

楊一清祭張給事 中文

子之素履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  
子不我負克昌其言梟雄扇毒蠶子蠻烟子胡不死完璧以還  
大明麗空燭燐不燃羣鳳在岡翺翺翩翩子乃死諫輿觀故園  
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修為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  
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斡旋其間也嗚呼子心不媿子名不謬

孰焉遺孤室如磬懸追思門牆垂四十年生莫子援死徒子憐  
子喪莫助嗟我之愆寄奠一觴我涕潸然尚須執筆表子之阡  
楊一清祭王堯卿文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羈之才有瑩然不可汗之志有沛然不可  
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雋不可謂之不顯瑣闥近  
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  
幾可以無媿也奈何遇事勇為罔卹前途之險巖有美不韞卒  
為時人之所忌子之自信不失為許國之忠人之議子謂味乎  
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徙薪火未然誰策其勳而曾參之殺人其

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艱關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爲子傷而卒不能不爲之一慰也峩峩南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觴我淚沾襟

唐鵬曰嗟乎堯卿當瞑目矣

楊士雲祭復齋先生文

嗚呼歲昔甲寅予實無似獲識兄賢遂同几研資枯礪者凡五六年我病兄箴我過兄督如蓬之倚麻泥之托甄戊午之捷兄旣先騫辛酉之幸偶若兄言尋溫會於朝音喜鄙吝之載綱迨

甲子之北上亦轡並而鑣聯虎觀宵鐘鴻都晝漏倏四閱乎寒暄謂學必先諸經次諸史而後及諸子百家之編兄友我詩我師兄易書則質於體元加以子魯之相信頻朝政而夕辯欲泝流而窮源戊辰辛未間關三陟坎壞五返而策勵之彌堅甲戌之行兄旣宅憂我獨往還丙子之約兄出門而猶預我先發而流連南甯之書霑益之次恒日著乎著鞭丁丑之幸兄之望我甚至愧不能副兄之萬一焉庚辰之捷奮蛇龍於久蟄之餘貫鳴鶴於持滿之末固兄餘事而英豪入彀大厭初望倍增重於吾滇及於有湖貴之使陟岵之變復相見於京邸兄雖抱疾而

拳拳於天下國家者首疏聖學用人之篇連屏之繪丹扈之箴  
期異世而同傳且謂尚有言而未敢盡恐來齊國佐之愆子旣  
南奔尺書之枉手筆燦然詎意在告之章再上纂修之命甫下  
而兄不少延耶嗚呼痛哉兄之孝友絕人文學發聞自足以不  
朽矣惟不可測之識不可局之才不可窮之辯曾不得一試而  
至此夫豈非天邪嗚呼渠黃白蟻一日千里雖未嘗越國過都  
迴造西極固亦以屈孫陽之顧而空十二之天閑第予少兄二  
歲從兄幾三十年道義之交兒女之託期之無涯而中道棄捐  
又安能已於泣涕之漣漣邪

王元翰祭包少宰文

嗚呼士君子滌盪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相感異迹而相成  
臭味之所攝也惟吾與公生同里選同館官同垣公以建言被  
謫吾以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值而聲實相望故腸笥淹博經目  
不忘矢口吐鳳遊刃解牛秋水之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  
鋒陷陣指佞觸邪撥清議於風霾晦沍之時闢皇路於陰陽剝  
復之際使國是常明而正脈不斷似於公差有一日之長焉九  
泉有知諒必以余言爲然也坤之爻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上  
六以之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然戰之



必傷也包之得尚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漓淋拂袖入山毛稀  
鬢駁自分甘老泉石已矣天子知公嘉撫巡之勤擢銓衡之貳  
若曰此先朝爭礦稅之臣也此爭礦稅不從以去之臣也旦晚  
虛鼎鉉而章軍國此其中行得尚方駸駸嚮用顧爲二豎挾之  
以去耶癸丑之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遇於湘江之濱辛酉之夏  
公辭家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於昆池之上每晤  
必至哺每哺必達曙訝嗚膝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而其言若有  
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侯之撲滿吾不爲公慮矣呂聖功之夾  
袋公其可不留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

言不能聽而用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酬知答主  
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爲友吾固分無用於  
世矣而不得借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爲情

楊一清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嗟媿人兮好修羌遐想兮冥授釋塵氛之機穿藉林石以夷猶  
堯垂衣於象闕巢洗耳於崇邱仰皇風之蕩蕩忘帝力而休休  
裁雲霞兮衣被擷芳芬兮膳羞窺百家之藩圃採萬花之元幽  
啓蠛蠓之微喙吸河海之餘流嗤浮生之附贅嗟重壑之藏舟  
已矣乎人生各有志外物亦奚謀軒裳非不貴巖穴欣所投賦

漁擊  
衡門以自適歌伐木以相求或賡或倡載沈載浮奠綸巾於柔  
碧沐灌木之清颺邀漁樵於芳墅話暘雨於西疇維三樂之既  
足忘歲月之難留甘與物而俱化返帝鄉而長遊

夢陽曰雅調幽思

不必摹陶而氣味自合

張含禹碑跋

於戲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敷惟禹  
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鏤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權之  
祠孤山記道里之刻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响嶼碑爾皇帝立極

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如皇孫得觀  
响嶼刻集成不能識其全既歸滇覩蜀都太史慎釋文空爲之  
影句爲之音含驚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舉昧焉而楊子獨識之  
既而思曰禹生於石紐廣柔蜀之文禹開之楊子生於蜀其所  
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而默啓楊子邪故曰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  
者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濱行亭也篝火而覓之良君契  
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歲待時  
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洎

予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  
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  
次第顯矣

胡廷祿禹山癸卯詩跋

永昌禹山子作繼前能名在九牧猶病思老學忘喧寂以孤鶩  
蓋由初服本奇亶乎神胄陸海所向賴風牧爲之後先則其經  
緯六漠出入萬象日且不足知時之過老之至予讀其結交出  
郭等近帙卽何徐薛鄭不多也明年春以懋觀小宰北強兄與  
俱及滇病六十餘日愈復謝吾徒還永昌噫亦蹇矣於是謀梓

其此彙癸卯詩續舊梓以奮同心而亦升菴太史選且序謂祿  
其此跋云繁若後族厥綴光矣昔大梁李子坎壤一世垂不朽  
之聲爲六籍翼今天下空同書是矣禹山師空同而友升菴者  
也正德中李子起江西提學官亦顯矣其發大梁章有甚於執  
爰前驅何也自古懷寶多艱仲尼且旅况蹇蹇如三閭者乎昨  
禹山發永昌乃亦黯然銷魂爲風塵蹭蹬麒麟老之句夫孰不  
高其尚也然此殆闕水於瀾耳若皆泥此以讀禹山又高叟矣  
夫離離於岐喈喈於卷阿者鳳之常也道窮而麟以狩出則鳳  
其夷於海乎然則讀離騷而遺九辯一招又能讀離騷者乎

楊士雲書待漏院記後

愚讀待漏院記至待漏之際相君得無有所思乎其思之云云其效至於皇風清夷蒼生富庶其思之云而其弊遂至於政柄墮帝室危矣嗚呼何思之善而利之溥何思之不善而害之廣若是耶根於一念之微而肇乎理亂安危之大發於斯須之近而被於海宇民物之遠分舜蹠於雞鳴判臯共於夙夜其皆職於此乎試觀往牒思日贊贊者百工奏底績之功思日孜孜者萬邦成作乂之效思如偃月則禍人家國者豈小乎信矣哉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不可以不慎也慎之之道亦惟去

其思不善者而就其思之善者如是而已矣嗚呼斯固元之作記之意也

王元翰書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此吾友段幻然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爲一時鳴鳳與余南北相望未幾遭蹶次第歸田計五稔矣予惟顛預度日且時以子女戚不能精進而楚水滇雲相距六千餘里聞問杳然戊午秋幻然遣兩僧之滇寒溫感慨外以募銅范像見屬附二書予轉一焚一重違其初意也因哂曰佛開四面高十丈閣之高又加之費銅且巨萬焉此不亦猛烈手所爲哉回視曩者簪筆都

門上一紙書發密揭墮巨奸解翻天覆地之謀破入鬼出神之秘天子改容中外稱快與此手策是異是同若以爲同則危閣巨佛未離都門已撐霄柱壤此時不得樓上安樓別開生面若以爲異則顯晦殊途法輪滯轉卽茲閣茲佛元未圓滿抑奚取此有漏之相果不識髯公何以復我兩僧默然予曰無怪也幻然在朝廷以直節敢言爲佛事者也今在上林以建豎像設爲佛事者也兩公間闕而來以奔走勸募爲佛事者也予受託所知又以斟酌方便先容軒募爲佛事者也各矢乃心力以聽機緣之結就何如兩僧曰功費浩廣不可以日月辦其禮雞足乎

余曰善卽以吾語拈作長途中一段公案參之

王元翰書湛然僧卷

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利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儲而二之故十方縉流咸輻輳于是若水之東歸勢使然耳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欲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參宿訪耆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挨單文字潤澤下者趨鶩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或不及下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句不過厨饌中汁瀋巾拂

上汗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下具接  
十萬程途片念卽至是在子之望鞭影而前哉不然雞山以莊  
田而俗京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抑何取出家行脚爲因戲  
書于燈下

